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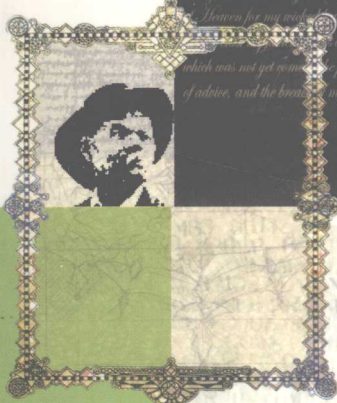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权威新译丛书

we were named Robinson, a very good family at country, and from whom I was called Robinson Kentzner; but by the usual corruption of words in England, we are now called, may we call ourselves, and writer Name Cruise, and so my companions always called me.

I had two elder brothers, one of which was lieutenant colonel to an English regiment of foot in Flanders, formerly commanded by the famous Colli Lockhart, and was killed at the battle near Dunkirk against the Spaniard what became of my second Brother I never knew any more than father or mother did know what was become of me.

On the first of September 1651 I went on board a Ship bound for London: never any young adventures' misfortunes, I believe, began sooner, or continued longer than mine. The ship was no sooner gotten out of the Harbour, but the wind began to blow, and the winds' to rise in a most frightful manner; and as I had never been at sea before, I was most inexpressibly sick in body, and terrified in my mind; I began more seriously to reflect upon what I had done, and how justly I was overtaken by the judgment of Heaven for my wicked leaving my father's house, and abandoning my duty: all the good counsel of my friends, and my mother's entreaties came now fresh into my mind, and my conscience, which was not yet grown to the pitch of hardness to which it has been since, reproached me with the contempt of advice, and the breach of my Duty to God and my father.



高尔基/著 曾冲明/译

■ 高尔基三部曲 ■ [我的大学]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45

长征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权威新译丛书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契诃夫/著 曾冲明/译

■ 高尔基三部曲 ■

[我的大学]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常 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大学/(苏)高尔基著;曾冲明译.—北京:长征出版社,2005

(世界文学名著权威新译丛书)

ISBN 7-80204-087-6

I.我... II.①高...②曾... III.长篇小说-苏联
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2935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北京润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5.5印张

140千字 印数:1-2000册

定价:12.00元

ISBN 7-80204-087-6/I·275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本社特约部分著名的外语专家和翻译家,对世界文学名著进行认真的重译。考虑到他们退休赋闲、体弱多病等具体条件,我们与他们预先签订合同,但不规定交稿期限。只要质量确实胜过原有译本,或相当原有译本但具有特色,即可采纳。欢迎更多的专家名流和我们约稿。

世界文豪高尔基的传世名著“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作为一部真人真事、真名真姓、自我传记式的长篇小说,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成长过程,同时深刻地反映了俄国当时的黑暗现实,字里行间充满着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爱憎观和正义感,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备的传世佳品,强烈地感染读者,动人心弦。这部经典作品,半个多世纪来在我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教育着一代又一代读者。其中,《我的大学》在前苏联拍成了电影,此书也曾经为我国青年人特别喜爱。现在,它仍然是一本有教育作用和认识价值的优秀作品。

“三部曲”早就有名家翻译,近年来又出现多种版本。著名俄语专家与翻译家、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第一、二、三届理事、原长春外国语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曾冲明教授,根据1949年前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的单行本(莫斯科、列宁格勒),在退休期间认真地加以重译。他精雕细刻,字斟句酌,反复修改,精益求精。为帮助广大青少年阅读欣赏,在每一章后面新添了导读性质的《译后随笔》,并分别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写了书评性质的《译序》。

像《童年》和《在人间》一样,《我的大学》也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备的世界名著,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艺术珍品。



译 序

像《童年》和《在人间》一样，《我的大学》也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备的世界名著，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艺术珍品。《我的大学》写“我”十六岁到二十岁这五年期间在喀山“读社会大学”的经历。

“我”满十五岁那年的秋天，在刚毕业的中学生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的鼓励和支持下，怀着以贫民出身的俄国著名学者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为榜样的远大抱负，毅然决然来到喀山，准备考进喀山大学学习。但“我很快就觉悟到：大学只是一种梦想”。“我”一贫如洗、身无分文，而真心、热情地答应帮助“我”的尼古拉，自己的一家三口也要靠救济维持生活。“我”寄住他家不几天，就清楚地看见他母亲“天天不得不想法对付自己两个儿子的胃口，还要养活一个其貌不扬、举止粗鲁的不速之客。自然，分给我的每一块面包，都像石头落在我的心上。我开始找工作”。就这样，“我”的“劳动大学”生活开始了。作者写道：

“为了不挨饿，我常去伏尔加河码头，那儿很容易挣到十五到二十戈比。在那些装卸工人、无业游民、骗子小偷中间，我感觉自己像一块生铁投到白热的炉火里。每天都有大量强烈、灼热的感受丰富我的生活。在我面前，那些贪婪、粗鲁的人们，性格如狂风暴雨。我喜欢他们对现实生活的仇恨，喜欢他们玩世不恭、敌视一切而对自己满不在乎、无忧无虑。我亲身的经历更使我靠拢他们，使我心甘情愿地加入他们那个具有腐蚀性的队伍；而勃来特·哈特和我读过的大量‘庸俗’小说，更加激起我对这些人的同情。”

“我”在艰苦的劳动中受到了锻炼，亲身“感受到劳动的伟大和壮丽”。在描写了一场紧张、热闹的劳动场面后，小说写道：

“这一夜我生活在从未经历的喜悦之中，我心里燃起一种



愿望：愿意一辈子都生活在这种半疯狂的劳动热潮里。浪花在船舷外跳跃，暴雨扑打着甲板，狂风在河上怒号，半裸体的、水淋淋的人们在灰色的晨曦里跑着、叫着、笑着，他们欣赏着自己的力量，欣赏着自己的劳动。这时，狂风撕碎了一大片浓重的乌云，从一小块蔚蓝的天空上露出了一线玫瑰色的阳光，他们对着太阳齐声咆哮，像一群快乐的野兽，甩动着可爱的嘴唇上那水淋淋的毛发和胡须。真想拥抱与亲吻这些两只腿的野兽——他们劳动时是那样聪明和伶俐，对劳动又是那样的忘我和入迷！

看来，这种狂欢的力量，任何东西都抵挡不了，它能创造出人间奇迹，能够一夜之间让大地盖满美丽的宫殿和城市，像寓言神话所描绘的。”

“我”在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的家寄住不几天（看来是睡在他家旁边一个火烧场下面的地下室里），就搬到当时大学生都知道的名为“马露索夫卡大院”的贫民区，这是“我”的另外一所“社会大学”，借住在后来是一年级大学生的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房间里，两人共用一个单人床。晚上“我”用，因为古里去印刷厂上夜班做校对，清早才回来。他白天在家用它睡觉。“我”一面在外打工糊口，一面抓紧准备功课。小说写道：“普列特尼奥夫在一个印刷厂上夜班校对报纸，每夜挣十一个戈比。如果哪天我没能外出挣钱，我俩一昼夜只能消费四俄磅面包、两戈比茶叶和三戈比白糖。我没有多少时间打工，因为我需要学习。我还必须克服极大的困难去攻读一些学科。”

古里·普列特尼奥夫是一个民粹派的革命地下工作者。“古里·普列特尼奥夫在这座旧房屋的奇怪人物中间，起着神话故事里如来佛、观世音的角色。他那巧妙的笑话、动听的歌曲、对陈规陋习的尖锐讽刺，对极不公平的世道的勇敢抨击——这一切像腾腾升起的焰火，照亮现实的生活。他刚满二十岁，外表上看来还是个少年，但大杂院里的所有人都把他看成一个在危难时能提出高见并且随时能给予帮助的人。比较好的人喜欢他，比较坏的人怕他，甚至连派出所的老警察尼基福雷奇也总



是带着狡猾的笑脸向他打招呼。”

以后，“我”在另一个民粹派的革命地下工作者安德烈·杰连科夫开办的面包作坊当“监工”，“我”监管的是作坊里惟一个工人——名叫伊万的面包师，此人五十来岁，经常偷面包送给他相好的“短腿姑娘”。“我”本人除了在作坊里干活儿，还要给一些订户、特别是大学生们送面包，并且抓紧一切时间读书，书是从安德烈·杰连科夫那里借的——他家有一批很好的藏书。他的店铺是民粹派地下组织的联络点、大学生们聚会和辩论的地方，“我”也常去听他们辩论。以后，面包作坊有所扩大，我的工作也就更多、更累了。除了干活儿、读书，“我”还结交一些工人朋友，其中要好的朋友是织布工尼基塔·鲁布佐夫和钳工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我”的这些表现当然也引起了派出所长尼基福雷奇的关注，而“我”也有意识地跟这个老奸巨滑的警察周旋。

后来，“我”看见自己在面包作坊的工作失去了意义，而面包作坊濒临破产，安德烈·杰连科夫“家里的处境也不好”，“他的家也在迅速地破产。父亲因为宗教信仰患了精神忧郁症；弟弟开始酗酒，逛妓院；妹妹也变成另一个人，显然正在跟那个红头发大学生闹罗曼谛克，弄得不那么愉快。我常见她眼睛哭肿，那个大学生对我来说也就变得可恨了。”再加上等等其他原因，特别是古里被捕，钳工雅科夫病死，铜匠被宪兵抓走、水兵围攻妓院，织布工鲁布佐夫失踪、我对现实感到困惑、痛苦和绝望。最后，“我”带着这样的伤痛离开面包作坊这个地下室，决定自杀。小说写道：

“那是早秋天气：阴雨连绵，寒冷潮湿，瘟疫和自杀事件频频发生。拉夫罗夫不愿等着被水肿病拖死，也服氰化钾自杀了。”

“我于是想到：我也被人拖着，他把我拖向讨厌的角落，给我看丑恶现象和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人物。我已经感到厌倦了。”

“记得那天我走出这个地下室时，像受了伤似的，心里有一



种无法排遣的、令人窒息的苦闷。”

那天夜里，“我”坐在卡班河的岸边，无聊地向黑沉沉的河水投石块，心里不断地重复一句话：

“怎么办——”

“这年十二月我决定自杀。”

幸亏“我”自杀未遂。这事发生在1887年12月12日。“我”当时是十九岁。此后“我”跟随民粹派的优秀人物“乌克兰佬”罗马斯下乡开商店，办合作社，做农民的启蒙工作，成了他的得力助手。米哈依洛·安东诺夫·罗马斯是一个有思想、有经验、有能力、有修养、有威望的地下工作领导人。据他自己介绍，“他是切尔尼戈夫省一个铁匠的儿子，在基辅车站做过列车油漆工，在那里认识一些革命者，组织过工人自学小组，他被捕过，坐了两年左右监狱，后来被流放到雅库特省达十年之久。”罗马斯对“我”的关心、教育和帮助很大。可以说，他在《我的大学》里是“我”最敬仰的领导和老师，也是小说第七、第八章重点描写的人物。这期间，“我”利用工作之余读了不少“科学方面的书”，这些书都是罗马斯本人读过的藏书。可惜后来在那次大火中烧掉了。

《在人间》对“我”的读书热已经浓墨重彩，多次做了精彩的描写，所以在《我的大学》里只是星星点点地提一两句。下面可算是作家用墨最多的一次了：

“罗马斯去了厨房，吩咐女厨子烧开了茶炊，然后给我看他的书——所有的书几乎都是科学方面的：英国人里有巴克尔、莱伊尔、哈特波尔·勒启、拉布克、泰罗、穆勒、斯宾塞、达尔文，俄国人中有皮萨烈夫、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冈察洛夫的《战船帕拉达号》、涅克拉索夫。

他用宽大的手掌抚摸着这些书，带着感情，像抚摸心爱的猫儿，同时又以哀求的语气抱怨道：

‘多好的书呀！这本书是罕见的珍本：检查机关已经焚烧了的。你想知道什么是国家，就读它。’他递给我霍布斯的《巨灵》。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这一本也是讲国家的，但比较容易读，更有趣！

这有趣的书原来是意大利历史学家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

总之，在《我的大学》里“我”读书热情不减。在下乡前，“我”就读完了《社会科学入门》，读了自己买的“第一本正派书”《格言和箴言》，“我”当然也读过“尼采和马克思”，“我”认真读过《沙皇就是饥饿》这本革命小册子，甚至记得“爱情和饥饿统治世界是它的副标题”，“我”也读过《圣经》和“易卜生的诗”，“我”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民粹派、马克思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尼采主义、教育救国论、民主立宪论等等。“我”对人对书对思潮都有自己的看法。《我的大学》第四章比较具体和详细地记述了一个工人与“我”的谈话，以及“我”当时的思想反映。摘录几段如下：

“你跟我们在一起，但不是我们的——这就是我要说的。”他继续低声思考着说。“知识分子就喜欢杞人忧天。千百年来他们就参加造反。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也是个唯心主义者，因而为了天堂上的目的而造反。整个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他们为乌托邦造反。唯心主义者造反了，废物、坏蛋、流氓、各种各样人物也都跟他们一伙——这些人心怀不满，他们看到生活里没有他们的位置。工人起义是为了革命，他们需要正确分配劳动工具和产品。彻底夺取政权之后，你以为他们会赞同国家——决不会的！他们全都会各奔西东，各自为自己找个安静的角落……”

“你说到机器吗——机器会把我们脖子上的绞索拉得更紧，把我们捆缚得更牢。不！应该解除多余的劳动。人都希望安静，工厂和科学不能给人安静。一个人需要的东西并不多。要是我仅仅需要一间小房子，为什么要去建一座大城市呢——哪里居民成堆，哪里就得又是自来水，又是下水道，又是电。你试试，不要这些，生活该多轻松！我们这里多余的东西太多了！这全是知识分子搞的，所以我说，知识分子是害群之马。”

这个工人从来也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也没有表现出兴趣——“我”十分了解他思想发展的历史。



跟他谈话以后，“我”不由得想：要是千百万俄国人真是仅仅因为内心深处希望解脱劳动才忍受革命的艰难困苦呢——最少的劳动——最多的享受！——这想法，像一切不可实现的幻想一样，像一切乌托邦一样，倒是挺有诱惑力的。于是“我”记起了亨利·易卜生的诗句：

我绝对不是保守主义者！
我始终还是以前那个人；
我愿意把全局通通打乱，
不喜欢一步一步地走棋，

记得世上只有一次革命，
比后来的每次革命聪明；
它能把人类的一切冲毁，
这是指那次滔天的洪水。

那次魔鬼没有完全得逞，
方舟救了诺亚全家性命；
人类万物重新繁衍生息，
完人诺亚成了世界主人；

要是你能做得光明正大，
此事我不拒绝给予协助；
你努力引来滔天的洪水，
我乐意方舟下布置水雷。

“我”在这段时期，思想变得成熟与聪明，但同时感到痛苦和困惑。像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多么希望能够国



富民强啊！总之，《我的大学》不仅反映“我”当时的想法，看来也部分地代表五十四岁的作家高尔基在1922年写作、在1923年发表小说《我的大学》时的思想。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发表了以“不合时宜的思想”为总标题的一系列政论文章，这些思想在《我的大学》里就有明显的反映。所以，《我的大学》、特别是第一章与第四章，对了解和研究作家高尔基的思想以及当时的俄国社会思潮，很有参考与研究价值。

《我的大学》也是由许多优秀的散文组成，虽然由于题材的关系，不如《童年》和《在人间》那样多。比如第一章的前半部分，可以看成一篇十分精彩的散文，可以标题为《我的大学梦》。但它本身又是由三篇散文组成，可以分别标题为：《我来喀山求学》、《外婆送行》、《叶夫列伊诺夫一家》。特别是《外婆送行》，短小精悍，十分精彩，现摘录如下：

外婆送行

外婆送我时，叮嘱说：

“你不要跟人生气！你总生气，变得傲慢冷酷！你这是跟外祖父学的，可外祖父他又怎样呢——活着，活着，到头来还是傻瓜一个，苦命的老头啊！有一点你要记住：不是上帝审判人、挑剔人，——魔鬼才喜欢这样！别了，孩子……”

她从那焦黄松弛的脸颊上抹去几滴老泪，又对我说：

“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你这匹野马，要远走了，我也要死了……”

近一个时期，我不在良善的老人身边，甚至很少见到她。此时此刻我突然痛切地感到：真的要永远见不到我最亲近、最贴心的人了！

我站在船尾望着她：她站在码头上，一只手画十字，一只手用很旧的肩巾的一个角擦了擦脸和那双永远充满慈爱的黑眼睛。

短短三百来字，祖孙这次凄凉、辛酸的诀别，情景历历在



目，人物跃然纸上。高尔基最善于抓住一些最能突显人物特征的语言和动作来勾画人物。外婆的上帝、焦黄松弛的脸颊、几滴老泪、很旧的肩巾、慈爱的黑眼睛、站在码头上画十字。哪一点不是善良、慈爱、衰老、贫穷、虔诚、聪明的外婆所特有的啊！不仅语言精练，而且结构严整，既形象生动，又逻辑严密，一句紧接一句，一环紧扣一环。外婆送“我”时，先是叮嘱，后是告别，最后是祝福。告别前才落泪，含着老泪说出诀别的话：“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你这个呆不住的野性子，要远走了，我也要死了……”于是，“我”想到“近一个时期，我不在良善的老人身边，甚至很少见到她。”，于是，“此时此刻我突然痛切地感到：真的要永远见不到我最亲近、最贴心的人了！”（“不能见面”和“很少见到”、“真的要永远见不到”前后照应）于是，“我站在船尾望着她：她站在码头上画着十字”为我祝福。（前边本来可以添写几句“船开了，我从船头走到船尾”之类，都省略了！）多么真挚的感情！多么精练的语言！多么精彩的散文！真可以与朱自清的《背影》媲美。

《叶夫列伊诺夫一家》写得也很精彩。其中还可以再选出另外一篇精彩的散文：

瓦尔瓦拉·伊凡诺夫娜的心情（标题是译者加的）

我来到她家第四天早晨，当她的两个儿子还在睡觉，我就上厨房帮她削土豆、洗胡萝卜。她压低声音，小心翼翼地问我：（怕惊醒儿子，更怕大儿子听见。译者注）

“你为什么来喀山——”

“学习呀，进大学啊。”

她的两道眉毛，连同额头上的黄皮肉，立刻爬向头顶——菜刀切到了她一个手指。她用嘴吸吮伤口上的血，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但马上又跳起来，说：

“真见鬼……”（是气自己倒霉？是骂大儿子愚蠢？是怪“我”轻率？或三者都是？译者注）

她用手绢包好了受伤的手指，然后夸了我一句：（显然是为



了表白不是骂“我”。译者注)

“你挺会削土豆的!”

嗨! 这还能不会! 我于是对她讲起我在轮船上干活儿的经历。她问我:

“你以为,这就够你进大学吗?”

当时我还不不懂什么是幽默。我真以为她在问我,就对她讲了一番我的行动计划,我说,只要实行了这个计划,科学殿堂的大门最后就一定向我敞开。

她叹息了一声:

“唉! 尼古拉,尼古拉啊……”(她没有说出口的是:你做的什么蠢事啊! 你怎么把他带来啊! 他能上什么大学啊! 等等。译者注)

正好尼古拉这时进厨房洗脸来了。他睡眼惺忪,头发乱蓬蓬的,像平时那样高高兴兴、无忧无虑。(十九岁的他还体会不到母亲的难处和心情。译者注)

“妈,包一顿饺子多好啊!”

“好吧。”母亲同意了。

我想炫耀一下我的烹饪知识,就说,包饺子这肉太差,也太少。

这一下可惹火了瓦尔瓦拉·伊凡诺夫娜。她厉害地嚷了我几句,我目瞪口呆,连耳朵根都觉得火辣辣的发胀。她把手里的几根胡萝卜往桌上一扔,扭身走出了厨房。尼古拉向我递了个眼色,解释母亲的行为:

“她心情不好……”(在厨房本来就很难为的母亲,这时才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译者注)

像《童年》和《在人间》一样,译者这里仍然采用最合适、最有效,但也最不易、最辛苦的翻译方法:从“直译”到“意译”,在二者之间进行反复不断的“微调”,力求“信”、“达”、“雅”三位一体。以上面摘录的段落为例。比如散文《瓦尔瓦拉·伊凡诺夫娜的心情》开头第一句:“我就上厨房帮她削土豆、洗胡萝卜。”“削土豆、洗胡萝卜”的俄语直译为“清洁蔬



菜”或“收拾蔬菜”。但原文真正的意义是“削土豆、洗胡萝卜”，因为下文分别提到了“削土豆”和“胡萝卜”（“你挺会削土豆的！”。“她把手里的几根胡萝卜往桌上一扔，扭身走出了厨房。”）但“我”主要还是帮她“削土豆”，汉语“削土豆”的“削”就要用俄语动词“清洁”表达。这位母亲夸“我”的也是“挺会削土豆”，而不是“洗胡萝卜”。总之，既然从下文得知“蔬菜”指“土豆”和“胡萝卜”，所以把俄语“清洁蔬菜”分别译成“削土豆”和“洗胡萝卜”。

再看“外婆送行”的五处：

一、“不是上帝审判人、挑剔人，——魔鬼才喜欢这样！别了，孩子……”

俄语动词“审判”可以引申为“惩罚”，还可以表示或引申“评判”、“评论”、“谴责”、“训斥”、“挑剔”之类含义。这里外婆既责备外祖父，认为他受到了魔鬼的惩罚，又批评“我”为人“傲慢冷酷”，不宽容人。这里我们又联想起《童年》里描写的“两个上帝”：外婆的上帝慈悲为怀，和善宽容；外祖父的上帝严厉残暴，人人害怕。所以这里有意在“审判人”后面添加了“挑剔人”。

二、“你这匹野马，要远走了，”俄语该名词表示“坐不住的人”。可以译成“你这个呆不住的野性子”，但最好译成“你这匹野马”。这里联想到《童年》第四章外婆指挥救火的场面，联想到乖乖地跟着她“走出大门口”的那匹高头大马。“野马”出自这位老人之口，非常自然。

三、“近一个时期，我不在良善的老人身边，甚至很少见到她。”“近一个时期”指“我”在“人间”打工的五年。除了在鞋店严重烫伤住院后回家养伤和从“善良号”轮船解雇回家后一段时间随外婆进山里采蘑菇、捕鸟，其他时间“我”都“不在良善的老人身边，甚至很少见到她”。当然也可以译成“近几年来”，但不要译成“近来一段时间”、“近来”或“近年来”，因为它们表示的时段太短。

四、“我最亲近、最贴心的人”——这是高尔基在《童年》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第一章末尾衷心赞美外婆的话。想到外婆往日的恩情,此时此刻,“我”情不自禁,悲痛涌上心头。俄语形容词“亲爱的”虽然也可以表示“亲生的”,如“亲生父亲”,但“亲生的”这里显然不合适。

五、“一只手用很旧的肩巾的一个角”。这里不得不用了两个“的”字,因为译者不愿把原文形容词“很旧的”只译成“旧”,因为从这个“很”字可以看出外婆目前的穷困。

译者 2004 年 9 月于长春



《我的大学》内容简介(共七章)

第一章前半部分写“我”为了进喀山大学而来到并寄住在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家,他家旁边的“地窖”,是“我”的第一所社会大学。大学梦破灭后,“我”到码头上干活儿,结交了两个朋友——职业小偷巴什金,挂着钟表店招牌、做销赃生意、“黑人卖黑货”的特鲁索夫,作者交叉地写了这两个人物。本章后半部分写“我”后来交的新朋友古里·普列特尼奥夫。“我”寄住在他的房间里,两人共用一个单人床,晚上“我”用,因为古里去印刷厂上夜班做校对,清早才回来。他白天在家用它睡觉。写法上,作者以古里·普列特尼奥夫这个人物为中心,小说写了一个数学家和偶尔来数学家房间里争论数学问题的那个驼背瘸子,写了拉皮条的胖女人加尔金娜,毛皮匠的儿子——一个离家出走、甘愿吃苦的大学生,一个对他紧追不放的大工厂女老板,不住大楼而住贫民窟的商人“红毛马”、“老铜匠”、码头上的装卸工等等人物。他们居住的“这个奇怪热闹的贫民区——马露索夫卡大院”,是“我”的第二所社会大学。

第二章写民粹派安德烈·杰连科夫和他的店铺——民粹派地下组织的联络点,大学生们聚会和辩论的地方;写“我”第二次进面包坊干活儿糊口期间与工人们的接触,写“我”雪夜救人过程中了解一对男女知识分子之间的真情和这个法国男子的奇特思想。“我”在多所“社会大学”里,除了与工人们一起在码头、面包坊劳动、干活儿,我接触了不少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生。这期间,“我”读书热情不减。“我”读完了《社会科学入门》,读了自己买的“第一本正派书”《格言和箴言》,“我”当然读过“尼采和马克思”,“我”认真读过《沙皇就是饥饿》这本革命小册子,甚至记得“爱情和饥饿统治世界是它的副标题”,“我”也读过《圣经》和“易卜生的诗”,我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民粹派、马克思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



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尼采主义、教育救国论、民主立宪论等等。“我”对人对书对思潮都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对乌托邦的评价,就很有见地。“我”在这段时期感到痛苦和困惑,但同时思想也变得成熟与聪明。所有这些,不仅反映“我”当时的想法,看来也部分地代表五十四岁的作家高尔基在1922年写作、在1923年发表小说《我的大学》时的思想。总之,《我的大学》、特别是这一章与第四章,对了解和研究作家高尔基的思想以及当时的俄国社会思潮,很有参考价值和认识价值。

第三章写“我”在安德烈·杰连科夫新开的并委托为“监工”的面包作坊里干活儿的一段经历。本章前部分主要写了作坊里除“我”以外的惟一个五十来岁的面包师,此人在作坊偷面包给一个短腿的姑娘,借此和她乱搞男女关系。后部分重点写了派出所长尼基福雷奇的心机和狡诈。中间写到“我”外婆去世,当时“我”十六七岁。

第四章前半部分写一次秘密的念书会,念的是普列汉诺夫批判民粹派的一本小册子《我们的分歧》;接着写“我”和织布工尼基塔·鲁布佐夫和钳工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的交往。后半部分主要写古里的被捕和“我”在派出所长家“做客”的情况。其中关于老警察的“哲学”,“我”联想到“尼采的书”。最后,小说还着重描写了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对托尔斯泰主义的阐述:“不能用火灭火,同样,用邪恶战胜不了邪恶。”

第五章写生活中的种种痛苦和不幸:钳工雅科夫病死,铜匠被宪兵抓走,水兵围攻妓院,织布工失踪,大学闹学潮,工人要打大学生,作者本人决定自杀等等。

第六章写罗马斯邀“我”下乡开办合作商店,做农民的启蒙工作。米哈依洛·安东诺夫·罗马斯是一个有思想、有经验、有能力、有修养、有威望的民粹派地下工作的领导人。据他自己介绍,“他是切尔尼戈夫省一个铁匠的儿子,在基辅车站做过列车油漆工,在那里认识一些革命者,组织过工人自学小组,他曾被捕过,坐了两年左右监狱,后来被流放到雅库特省达十年之久。”